

梅·逸·鄭·

「門外的人答道：『那聯手的圈子已中斷了。』於是扳亮了燈。主軸的人便張着嚴厲的目光，瞧着圈子上的那人問道：『誰放手？中斷的。』我疑遲了一下，便硬着頭皮答道：『是我。』當時我受了一次謹慎的警誡。便熄了火重新舉行。但心中十分驚異，我怎麼放手這手的動作。果然瞧不掉他們的視線。後來才知我們的「手」一經聯接以後，便從每一個人的身上通過一種電流。那電流經過了電線，直通到那表上，便製了清晰的報告。因此之故。雖是一秒鐘的功夫，那先生竟到底沒有光降。（未完）

范秉彝畫：殷洪書：秉彝素擅花鳥，是幅仿南田設色，尤濃韻有致，非凡醜俗麗所可比擬也。殷浩小楷：工整。

（葉指教書畫）畫為山水。稍嫌麤野。題有村村山郭酒旗風七字。隸書頗具魄力。

馬金周畫：周震麟書：馬駝山水。峭嶂崇樓，翠篠茂樹。境絕清幽。而氣韻設色。又皆佳妙。合作也。題云：高樓懸百尺。芳樹映千株。周震麟隸書亦不弱。

（舉動閱書畫）動閱作是扇時。年已七十有一。紅蓮翠蓋。玉立亭亭。蓋仿雪鴻居士作也。行書古茂可喜。

（狂也初畫）汪星伯書：東賣山水。以工細見長。題云：幾處烟樹。認得江南路。載步溪橋搖畫楫。喚取聞鷗爲侶。倪廷生長荆蠻。畫闊遠水平山。別有雄奇千斛。不須吐向毫端。汪景熙篆書。錄陶淵明山海經詩。

（郭開校書）孔廉侯書：畫亦山水。擬墨井道人意。松雲石壑間。二叟對坐彈琴。此境疑非人間所有。孔廉侯行草。活潑潑地。

（徐廉畫書）張叔舒書：山水擬文待詔設色。自饒神韻。松欽行書。錢陸放翁炊飯詩。

（後廉畫書）黃錫恩書：蕭蕭中山水。心澹開人稱爲藏扇中之精品。叢升亂石中。一屋儼然。隱者讀書於其中。意殊閒適。是幀設色布境。俱奇逸有神目爲精品。搨耕無愧。安古張忍庵行草亦佳。

（胡傳衡畫書）公書：佩衡爲京華富貴。公山水亦負盛譽。是畫爲松筠遠岫圖。搨耕煙意。與龍樵畫。有異曲同工之妙。書石公錄張伯烈詩。行書秀潤。

（吳子顯畫書）黃錫恩書：子顯畫爲仕女。嫺媚比畫。展卷嫣然。旁施綠蕉。尤其雅致。題云：近代寫仕女。改玉壺後。惟曉曉。曉畫法少古意。而半致婀娜。雅趣超然。亦不易學也。此便而做其意寫之。妍麗透逸。尙不能似其真。一黃錫恩山水。桃紅嫩色。色極潤。粉色香。盎然自有春意。

（任筆草書）沈榮舉書：董叔人悟物灑然動合枚馬。翁習若先生頌賞之。茲爲黃絹讀碑圖。有長與短。空有鬼狐態。何曾實禍難雞肋。笑倒彌生大小兒。又云：彌生天下士。辱之使鼓鼓。一鼓盡義奮。再鼓相君怒。當時諒殺士。捉刀役黃祖。由來猜忌主。不可疑可忤。其視劉使君。了不異。順順。



黃君文風。黃君也。去年十月間因事來予處。情渠爲予作一速寫。黃君諾。即提筆速寫。不十分鐘而成。此中筆勢數筆。神在其中。予視之有頃。曰。尙少。予曰。爲美中不足。黃君詢何。予曰。下頰處少一痣。豈非缺點耶。黃君莞然曰。然缺點加點。乃更形畢肖矣。昔有吳道子畫龍點睛。今有黃文風畫像點睛。可謂無獨有偶。並稱韻事焉。一笑。(企鵝)

水。實際上都狠微薄。總計全上海女明星薪水在百元以外的。不過三。其餘都不過數十元。至於那些播邊腳色。三塊五塊的都有。一個月有。做做電單車錢也不夠。於是大家都不想兼做一些不傷本錢的生意。然而彰明較著在各大旅館設立了調格。招財進寶。生意興隆的。也有極大小姐等。四五人而已。其他那些半明不明之星。一則面皮未必這樣厚。二則即使掛出牌來也未必就能引起那些顧客。所以經濟方面十九不夠湊湊。又何況那些播邊腳色的搭底明星呢。

我如今且說一顯骨而不明之星。名字喚做阿保大。家裏狠是貧苦。所以阿保大從小就在一。家絲廠裏做掉絲生活。一天賺五六角錢。着點布。草衣服。這些粗茶淡飯。倒也將就過了日子。後來不知如何。眼熱着拍電影明星。便跳到一家影戲公司去拍戲。約定拍一天三塊錢。時也有六塊錢。一月的車馬費。阿保大起初一聽。狠爲歡喜。逼着他母親借錢來。做了兩三套新衣服。說要做明星不能不致究行頭裝飾。模樣豈拍過戲支了薪水。可以還的。將來一出了名非但有錢。并且還有橫豎拍來請坐汽車吃大菜遊跳舞場。這些事在阿保大做事的時候長常常經歷過的了。

阿保大進那家公司。由一天而十天。由一月而兩月。光陰過的飛快。但是阿保大的希望却絲毫不見進展。原來他那隻面孔實在生得太不漂亮。

自從影戲事業一發光。大小明星。紛紛上。在局外人的眼光裏看來。但見報紙上登着某明星的玉照。某雜誌上載着某明星的軼事。某學校開遊藝會。請某明星去唱。唱蜀山琵琶。某公司開開幕禮。請某明星去。某國所開。一人出盡風頭。個個明星。照。幾可以奪去黃浦灘幾百萬萬富翁的。登之光榮。比了甚麼行業都來得高貴。甚麼職務都有趣。這種心理。大概人人都如是。但是差矣差矣。

男明星不必說。女明星的風頭總要比較錢得多。但是他們在公司裏所得的薪。男明星了。但是他們在。不過三。三塊五塊的都有。一個月有。做做電單車錢也不夠。於是大家都不想兼做一些不傷本錢的生意。然而彰明較著在各大旅館設立了調格。招財進寶。生意興隆的。也有極大小姐等。四五人而已。其他那些半明不明之星。一則面皮未必這樣厚。二則即使掛出牌來也未必就能引起那些顧客。所以經濟方面十九不夠湊湊。又何況那些播邊腳色的搭底明星呢。

我如今且說一顯骨而不明之星。名字喚做阿保大。家裏狠是貧苦。所以阿保大從小就在一。家絲廠裏做掉絲生活。一天賺五六角錢。着點布。草衣服。這些粗茶淡飯。倒也將就過了日子。後來不知如何。眼熱着拍電影明星。便跳到一家影戲公司去拍戲。約定拍一天三塊錢。時也有六塊錢。一月的車馬費。阿保大起初一聽。狠爲歡喜。逼着他母親借錢來。做了兩三套新衣服。說要做明星不能不致究行頭裝飾。模樣豈拍過戲支了薪水。可以還的。將來一出了名非但有錢。并且還有橫豎拍來請坐汽車吃大菜遊跳舞場。這些事在阿保大做事的時候長常常經歷過的了。

阿保大進那家公司。由一天而十天。由一月而兩月。光陰過的飛快。但是阿保大的希望却絲毫不見進展。原來他那隻面孔實在生得太不漂亮。

◀ 目 價 ▶

金	道	毛	貳	羅	海
石	林	虎	舉	地	寶
陸	紙	紙	紙	紙	紙
與	各	種	圖	每	每
種	每	每	每	每	每
圖	本	封	封	封	封
價	洋	洋	洋	洋	洋
同	三	三	三	五	七
	角	角	角	角	角
				二	八
				分	分
				六	七
				八	七
				七	七

括	外	道	毛	毛	戀
國	國	林	蓬	虎	愛
叶	電	紙	紙	紙	日
日	影	明			
封	明	星			
	日	日	每	每	每
			封	封	本
每	每	每	二	二	二
角	角	角	二	二	二
洋	洋	洋	二	二	二
三	三	三	四	四	四
角	角	角	分	分	分
			分	分	分

寄費加一遠道
如欲作包裹寄
均須照郵章加
收

告 面 意 附

鹤·季·金·

裏裝做配角還夠不上。所以進去兩個月，只拍了一齣戲。用過一個阿保大錢了那兩千錢，一個。還不夠買三斗飯來，而以前提希經營花粉的錢完全脫空。沒有法想，只得轉到第二個念頭。希經營那種無本錢營業了。

世上大抵有兩種心理。一種喜名。一種求實。那喜名的名。在不懂得藝術的軀殼，只聽見說是吳昌老王一老的作品，無出幾個康熙字典上查不出的字。畫上一幅三隻腳的。署名。要幾個康熙字典上查不出的字。畫上一幅三隻腳的。署名。要幾個人也捧住了當寶貝，揣出一捧的洋錢來買了去。要是四眼望空也送給他也不要了。還有一種喜實的實了。他們自己還有錢，一定要看了貨色好的才買，否則任憑他名聲大也不中你的眼光。

說話。就借來引證那班明星。足見他們的這種無本錢生意。並是話。譬如他真有高明的本事最好，假如沒有，也至少要像梅蘭芳、蓋叫天等的名。才可以引的動人。但是阿保大既沒有名，於是他是他那汽車大架的好夢少，步不得，還是落空的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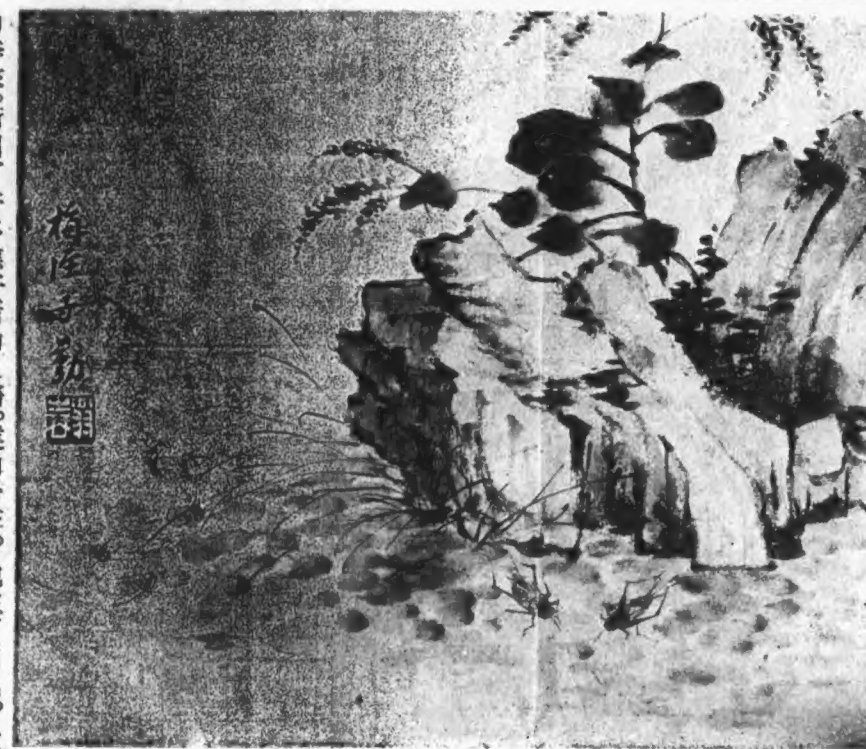
重鎮也。明末是安慶京口爲之左右輔。安慶上通轄鄂。東西梁山。俯瞰着鎮。何氏倚此以不洪楊之亂。京口扼運河之衝。保障海鹽子。守此而髮匪不敢犯也。金子曰。欲觀京長江以下取天下。則視其輕重緩急。權衡以處焉可矣。而論說判宜岳州九江安慶京口。則視其輕重緩急。權衡以處焉可矣。言王霸夫大抵兵家之用兵也。有正必有奇。其設防焉有首尾。輕重相輔。奇正相生。古稱常山之上蛇。擊首則尾應。尾必以巴蜀吳皖爲首尾。而復固後路以爲藩衛。占外戶以爲先驅也。今必有軍實者。其憤之哉。

○刑場的聖礙（續）

黃精閑

當時爲甚惡劇兇惡的殺人搶財啊。有的說道。他喊着那個不要哭。別看這不哭的賊他自己哭的。可憐道。無怪這時神經要發亂了。你瞧着這些的鋪林森嚴。何等的好可怕。那些瞧好的。人紛紛的脫着。新富一些都沒聽見。還祇是叫着癩秋癩秋。這時他遠遠望見癩秋帶哭。

的「毋忘國恥」四字。血跡已變枯黃。乃是李新仁昔時在國恥日徽指下的紀念。李耀看了。不覺號啕大哭。把來貼胸藏好。喪事已過。書下。的紀念。李耀看了。不覺號啕大哭。把來貼胸藏好。喪事已過。重回學校。這幾年中他非常用功。絕不敢一刻鬆懈。又有使他悲傷的。因他的義母也為痛夫心切。患病故世了。只有李耀子然一身。他的親愛的同伴便是做小學生時得的一張地圖。和李耀新寫的血書。將到軍官學校畢業了。他便被派到東山第二混成旅處去實地練習。得相本無恥。男兒當自強」。這兩句是華國的老話。實在也是頗堪不破的名言。李耀既然有自強思想。意志堅固。自然有各種機會給他。他是一個智勇雙全的少年。跟着隊伍出去剿匪。立了不少功勞。



……(畫 勤 子 翁)……

以取天下。退可以固門戶。此王霸之長機也。今夫長江之勢。出於巴蜀。東流而下。至九江而一折。於是經綏以至金陵而復一折。奔勢既舒。故又上下遊重轍。武漢之外。惟金陵而已。金陵既倚倚吳越。而合三湘而一折。至武昌。北合漢河而又一折。江漢直瀉。至荊浩汗。至九江而又一折。於是險要驛奔。下三峽。至夔州而一折。跳波直瀉。至巫山而一折。其流決道駭奔。下三峽。至夔州而一折。跳波直瀉。至虎踞龍蟠。爲古帝王之都。八代神京。王氣所鬱。而大寶雖遷。雄傑輝煌之麗。山川薄池之險。於以高華遠蹕。舉雄壯守此元璋之所以定鼎焉。守江必守淮。臨淮非韓公之內戶。守淮非北則徐州爲之外戶。西道梁宋。北指齊魯。斧鉞連營。烽煙並列。互竄若骨節之相通。而武漢手足相形援。此金陵之

哭了一聲，還悶悶的着。在這裏受着這時的蘇秋，我天望你回人。望得眼睛都酸了，不想你一陣難過。一口氣幾乎回不過來。忽聽見評的一響，把他嚇醒。張眼一看，見許多黑臉鬧的人，都注目在自己的腦後。知道鎗彈已經飛來了。蘇秋住在上海。兀是想着新富。總以為他到了蘇州。被親戚留住了。多住幾天。倒是不知他的親戚住在甚麼地方。不然可以寫封信去。問問他可安好。可憐伊還不知知道新富是個強盜。已經被官廳捉了去。隔幾天就要執行軍斃了。

蘇秋在一個的夜裏，睡在牀上。終是不能安枕。精神上做覺不快。剛一個眼，便聽見新富的鼾子。好容易朦朧醒了。却又做了一個很不詳的夢。夢見新富哭得很悲傷呢。

(三)

見兄時加副帥。年紀雖有廿四五歲，却還不會娶過妻室。有人代他做媒，他慨然答道：匈奴未滅，何以家爲？因此他的部下都對他十分敬服。推爲衝雲第一。他自幼兒受的是國恥觀念，一刻未嘗忘掉。他說：所以我們的兵隊，絕不願供私人利用。去操同室之戈。要在全國軍隊中別樹一幟。軍閥見他忠勇果敢，雖不肯做他們的狗。也懼他的軍勢。奈何他不得不不久他又成了一個獨立混或旅。駐扎在某地。